

小小小说

远去的渡口

汤媛姣

我的家乡在醴陵市茶山镇神福港村的渌江岸边,我是一个从小在河边长大的孩子,对家乡的小河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感,尤其是对易家渡这个往日繁华热闹的渡口非常熟悉。小河与渡口伴随着我整个童年时光,对河面上与两岸发生的那些事,我如数家珍。

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我的邻家大哥天哥跟着师傅到河对面清泥湾的一户人家建房。建房子十多天下来,天哥看上了这户人家的大女儿云朵,云朵也对他有好感。天哥想把云朵娶回家,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,父子俩托师傅去说媒。没想到云朵的父亲一口拒绝了这门亲事,他说:“隔河如千里,就算有渡口,婚后回娘家也不方便。”黑着脸把天哥师傅俩撵出来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天哥提着两斤猪肉和两瓶白酒坐第一趟渡船,又来到了云朵家,满脸堆笑地说:“大叔大婶,我是真心实意喜欢你们家云朵,我会对她好一辈子的,请二老成全。”云朵的父亲仍然把他拒之门外。

神福港每到农历逢五逢十的日子就是赶集的日子,河对面的乡亲们会过河来赶集。天哥早就守候在易家渡渡口等着他的心上人。等云朵娘俩上岸了,天哥就对着云朵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,大大方方地说:“婶婶好!”说完就抢过她手里提着的东西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,陪她们去赶集。云朵妈妈不像家里的老头子那样反对这门亲事,就由着他陪女儿赶集了。赶完集,天哥买了一只猪脚,趁云朵不注意,偷偷放在她们的篮子里,又热心地陪她们一起坐渡船,送娘俩回家。不等天哥进云朵家的门,她爹就劈头盖脸地吼道:“你脸皮可真够厚的,怎么又来我家了?”天哥忙说:“大叔,刚巧在集市上看到云朵和她妈妈了,买了不少东西,提不动,所以就帮她俩送过来了,您千万别发火,气大伤身,我马上就走。”

上了渡船,同一条船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帮天哥出谋划策:“欲要搞定老婆,先要搞定丈母娘。”“若想把姑娘娶回家,你得记住四条准则:吃得苦,霸得蛮,舍得本,耐得烦。”“小伙子,双抢季节不是快到了吗?你表现的大好时机到了。双抢不结束,你就每天去。”

天哥同家里人商量,全家人都支持他去云朵家搞双抢,自己家多弄几天就好了。天哥没等天亮就匆匆忙忙地坐渡船过河了。云朵家本来就男劳力少,弟妹妹还小,往年他们家双抢总是最后完成的那家。今年因为有了天哥的鼎力相助,收割稻谷最先完成,插田又是最早结束。云朵爹也没再像原来那样黑着脸了,天哥倒是黑脸了,是晒的。搞完双抢的最后一天,云朵爹对天哥说:“你回去忙完田里的活之后,叫你师傅来我们家一趟。”

这天傍晚,云朵送天哥到渡口,云朵坐在天哥的自行车后架上,看着天边的彩霞,吹着向晚的微风。河水仿佛比白天温柔多了,缓缓地流淌,它们也似乎想听听天哥和云朵的甜言蜜语。

那天,新郎官天哥娶了新娘子云朵,迎亲队伍过河时,渡口两岸和渡船上的人女人都接到了双数的喜烟或者喜糖,寓意好事成双。新郎官满面红光,新娘子笑靥如花,再加上迎亲的,送亲的,说媒的,一行人说说笑笑,甜甜蜜蜜地过了河。

婚后,夫妻俩生了一儿一女,生活得特别幸福美满。云朵从来没有一个人回过河对岸的娘家,每次都是天哥带着一双儿女,陪她一起坐渡船回去。渡子老信夸他是模范丈夫,天哥笑着说:“老婆就是要回家疼的。”渡子老信,渡船,渌江河,易家渡口,都见证了天哥和云朵的这桩美满姻缘。

十多年前,神福港与清泥湾这一带的河面上架起了一座大桥,连接着大河两岸。如今,渡口已不复存在了。遥想当年,两岸人的生活与这个渡口息息相关,许多事情都离不开这个渡口。如今的易家渡繁华落尽,只存在于两岸人的童年记忆和红尘旧梦里。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豆腐

谭熙荣

素菜里头,能超过豆腐的,恐怕没有。豆腐与多福谐音,中国人谁又不喜欢福呢?

早年间,豆腐虽不是稀罕之物,也不是随时可吃的,一般只有重要的节点才可以有此口福。不过大年前,家家户户必须要“作”(茶陵方言,即制作)豆腐,算是一件大事。日子多选在农历二十六或二十七,或者就在自家屋里,大多数人家备有行头,石磨、大锅、木盆、石膏……或者图省事,挑了豆子和柴,去专业的豆腐坊。这一天的豆腐,都是要用箩筐装的,有点土豪的味道。

端午或者中秋,可以打牙祭了。买上一两斤肉,一条鱼,几块豆腐,陡地有了过节的气氛。豆腐打成大块,锅里下少许油,将豆腐炸至二面黄,我们谓之“la”。“la”豆腐外脆里嫩,兼具水豆腐和油豆腐的优点,无论与肉片混炒,还是和鱼同炖,抑或独立“亮剑”,都是颇受欢迎的。

白色的水豆腐撒上葱花,一清二白,光看不吃也是一种享受。湖南人做的水豆腐,自然不能少了红色的辣椒灰,那是“革命”的元素。一块水嫩的豆腐,轻轻沿食道滑入,那种爽,半天还在回味。

水豆腐好吃,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。食材是一个方

面,豆腐点老了,再好的手艺也做不来美味的水豆腐。水豆腐不能淡,有“豆腐有盐狗也嫌”之说。当然豆腐嫩和盐适度只是基本的条件,怎么做得好吃,里面是有学问的。坦白说,至今我们家也做不出可口的水豆腐。

在老家,说起水豆腐的烹饪高手,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人,她便是送娇婢,老支书的妻子。她虽不是专业厨师,烹调却是里手,尤其是经她手烹制的水豆腐,色香味俱佳,堪称一绝。奇怪的是,许多人明里暗里跟送娇婢学做水豆腐,可不是少盐,就是多油,或者豆腐不软和,想不到师傅的水平,没门!

严塘的豆腐在本县是出了名的,嫩,味道纯正,不知折服了多少挑剔的食客。

乡人管油豆腐叫煎豆腐,黄澄澄的“包装”,不仅好看,也非常好吃。炖鱼时放上煎豆腐,豆腐准比鱼抢手。年前的两箩筐豆腐,差不多三分之二煎了,装进竹篮里,挂在楼板上,可以吃到明年二月。煎豆腐多为长条形,也有四方的,还有少量的三角形。三角形的豆腐多是用来做煎豆腐的,剪开一个口子,里面塞进些馅,蒸了吃,别有风味。馅以糯米粉为主,其他佐料,则五花八

门,各取所爱。腊肉,冬笋,油渣,黄花菜,香菇,芹菜,蒜苗,随心所欲。若论酿豆腐的历史,恐怕没有比客家人更久远。客家人于吃是很讲究的,精致,洁净,花样翻新,出自他们之手的酿豆腐,也是鲜有不招人喜爱的。

说豆腐不能不说豆腐乳,几乎是餐桌上的常客。虽然一小碟,放在一边不起眼,却是老少咸宜,粉丝众多,不可或缺。送饭,拌面,下酒,豆腐乳都堪称美食,而且经济易得。茶陵人出门,少不了带上几瓶豆腐乳,那是家乡的味道,妈妈的味道。有时还拿豆腐乳赠予同事邻居,常令人爱不释手。

豆浆烧开后,被舀进大木盆里,一会,上面便结下薄薄的一层膜,小心挑起来,晾干,即为豆皮。豆皮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元素,是豆制品中的营养冠军。炒肉片,下火锅,均口感极佳,可为上品。我自小嘴馋,母亲刚起豆皮,不等冷却就赶紧抓而食之,以防落入他人之口。有时没赶上,豆皮为弟妹所获,母亲便安慰,吃豆腐脑咯。香浓的豆花,也是足以解馋的,如果放点白糖,那就锦上添花了。

就连被“淘汰”下来的豆渣,加上酒曲,入缸发酵,下锅做菜,也是一道美食。



彭老师的三角梅

李巧文

最近,彭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,他亲植的两株三角梅开得可好看了,还引来了蝴蝶翩翩起舞。彭老师的家在二楼,我一敲门,就听到里面有人高声应,来了!门被打开,迎着我是彭老师笑容可掬的脸。

彭老师今年83岁,遇谁都是一脸笑。他径直带我来到房间的窗边,窗户下面,是一排白玉兰,两株高大茂盛的三角梅沿着玉兰树柔柔地攀爬上来,紫红色的花形成两簇,满树的花,与大朵的白玉兰花红白相衬,煞是好看。彭老师告诉我,三角梅的花期很长,次第开放,从春夏之交可以一直开到秋冬。他站在窗户旁边,让我帮他照相,嘱咐我一定要把花也拍进去。彭老师的爱人肖老师腿脚有些不便,拄着拐杖也过来,虽行动迟缓,却不影响她的好心情,说起这两株三角梅的来历,肖老师滔滔不绝。

20年前,彭老师从教师岗位上退休,闲下来的他便试着扦插了这两株三角梅。三角梅可扦插,但不容易成活。清明前后,剪几枝老枝,像扦插红薯一样扦插到土里。扦插之前,先放在瓶里浸两个小时,瓶里放百分之二的生根剂,再插到盆里。放盆里前,将适量的菜枯或鸡鸭粪放在土里发酵,经过7到10天,再扦插。最好是盆栽,常淋水,但不能多。经过一个三伏天,到了冬天,盖上薄膜防寒,如果到春天发了芽,就表示已经成活。等它长大了

些,再栽到泥土里,要有阳光,要搭架。最好栽在向阳的大树旁边,以树为架。

“难怪您将三角梅栽在白玉兰旁边。”我这么一说,彭老师笑了,你看,白玉兰开白花,大朵,三角梅开紫花,小片,形状似叶,又称叶子花。两者各有特色,互相成就。

客厅里的墙上,挂着几幅画,一幅画了一条正在水边吃草的水牛,一幅画了两株花开得灿烂的牡丹,一幅画了小桥流水人家。还有一幅,一枝红梅上画着两只鸳鸯,一大一小,相视而立,左上角写了一首诗:“静立枝头细语绵,相依为伴共枕眠。风霜与共艰难度,金婚喜庆乐梅园。”肖老师作画,彭老师题诗,原来是庆祝他们金婚之作。最左边的那一幅,画的是三角梅,紫红的花上画了两只雀儿。

对这些画,肖老师颇有些自豪地说:“我画的!”我跟她聊起来,才知她竟然跟我同乡,她女儿在株洲,平时只有二老一起生活。三十多年前,他们的儿子因为一场意外不幸去世。当时,彭老师正在长沙改高考卷,得知消息,连夜赶回,见到的却是已经过世的儿子,疼痛撕心裂肺。可现在的彭老师夫妇,却始终面带微笑。时光里,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微笑背后,得承受多少无法承受的痛。

彭老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茶陵一中教书。他说,那时当老师很牛气,草鞋变皮鞋,牛粮变马粮,意思是从农

村粮变为国家粮。学校的老师多是湖南师大毕业的本科生,把教书当成事业,责任心很强。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。彭老师退休后,和老伴一直住在学校的房子里,每天晚上,他都会在学校散步。在路上碰到他,叫他一声“彭老”,他就会笑眯眯地应着你。

我起身准备告辞,正好退出了体的贺老师来串门。彭老师笑着拿起手机,让贺老师端坐在椅子上,坐到一束新鲜的花旁,硬要为他拍照。彭老师说这束花是教师节时学生送给他的,说不要,可学生就是要送过来。是什么样的学生还记得为一个年逾80岁的曾经的老师送花呢?记得,是因为值得记得,感恩,是因为值得感恩。我对彭老师的敬意又多了一层。

此后不久,彭老师特意找到我,将他刊印的一本诗歌小册子送给我,里面是他退休后写的诗作。我想,始终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,用几支梅花、几首诗、一支画笔将平淡的日子点缀得摇曳生姿,彭老师与爱人五十多年不离不弃,相依相守,伉俪情深,我不禁对他们又生出了一层敬意。

而今,彭老师精神矍铄,耳聪目明,说话带笑,常常还会在朋友圈晒上几张照片,一天到晚,快快乐乐,好像忘了老之至。肖老师告诉我,其实他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。我回望了一眼窗外的三角梅,依然骄傲地趴在窗前,展现其优美之姿,微风之中,像在向我点头、微笑。

伏波公园

马桂香

伏波公园离我家不远,它坐落在渌口老街旁,美丽的渌湘之畔。周末早上,我和爸妈一起去伏波公园玩。

走进公园,一棵斜立着的参天古树站在那,似乎在欢迎我们,年代已久,它像个久经沧桑的老人。前面草坪里有几棵高大的樟树,它们为公园提供了一个绿色的天然氧吧,和伏波公园一起经历时代的变迁和星月的斗转。

进门处竖着一块牌子:湖南农民运动遗址。当年,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召开过会议,还在这里住了一宿,由此,伏波公园成了市级文化保护遗产,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。不知为什么,我每每到了这,总想去寻找伟人的足迹,去寻找历史的足音。大门的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,我们带着好奇心走了进去,里面陈列着县里一些文人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,都是从区穷乡僻壤处挖掘出来的。

沿着凹凸不平的石阶,我们来到了公园的中心位置——伏波庙,这是一座很古老的庙,有好多年的历史了。新中国成立前曾遭到日军的破坏,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番修缮才恢复往日的容颜。不巧,今天寺庙没有对外开放,也就没有佛音在此缭绕。爸爸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一心向佛,看到寺庙没开放,一脸失望的样子叹道:“唉,来得真不是时候。”我安慰他道:“下次来吧。没进寺庙就在外面看看,也不枉此行啊。”

寺院正前方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尊铜像,是伏波将军的铜像。这位将军战功赫赫,世人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把他的像放在此地,供后人缅怀,公园因此得名。看着伏波将军的铜像,让人想到了当年战场上厮杀的场面,战旗的舞动和战鼓的雷动,勇猛的将士为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。想到这里,一种崇敬的心理油然而生。

远处传来一阵悦耳的歌声,我们闻声走去,原来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此休闲。他们坐在芭蕉树下,两位男士坐在石凳上拉二胡,四个女士站在边上唱歌,“洪湖水呀,浪呀浪打浪呀,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啊”。歌声宛转悠扬,我沉醉在歌声当中,仿佛来到了歌词创作的那个年代。妈妈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,她不假思索就径直走过去听他们唱歌,一脸羡慕。这些退休的老人,平时没事时喜欢聚集在此自娱自乐,歌声、二胡声给公园增添不少声色。

从寺庙往下走,来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卵石铺成的小径,路边到处是丛生的灌木,几棵高大的樟树林立其中,错落有致,像守卫边疆的哨兵。金秋的阳光从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缝隙透露下来,照在地上,露出参差斑驳的影子。透过树与树之间的缝隙看去,深绿色的渌江映入眼帘。一阵微风吹过,让人感到些许的凉意。江水随风荡漾,水面上波光粼粼,一位披着蓑戴着笠的老人在江面上垂钓,嘴里叼着一个烟斗,悠然自得,与世无争的样子,不禁让人想起了姜太公钓鱼。江边是一幢幢红墙白瓦的房子,房子的影子倒立水中,如同一幅油画。

走四方

天凉好个秋

倪锐

昨天还是夏天,今天就立秋了。快得夏秋似乎根本就不及转换。因为在西藏,昨天穿两件,今天还是穿两件,气温没有升,也没有降。昨天吃烧烤,今天吃三文鱼,都是自己捕捞,自己制作。生活并不会因夏秋而有所不同。

下午,我和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出门,准备去茶馆喝喝酥油茶。一路上,很多在株洲看不到的叫不出名的花草在路边招摇,围墙外,一树树橙红橙红的刺泡。西藏的刺泡就是橙色,但甜度比株洲的大红刺泡更甚,用我的话来说就是“沁甜”的。因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喝酥油茶,所以,刺泡也就摘了点尝下味道。

林芝镇小学就在去镇上的中途,这个学校和株洲的美的学校一样大气和新。因正值暑假,没有开门,但从宽阔的塑胶操场看得里面的教学设施设备不输内地。西藏上学前都实行零收费,而且还有补助。

走过一座桥,桥下水流湍急,水是从山上奔腾下来的,白花一片。

镇的边缘,出现了理发店,陈旧的木门,贴着“理发店”三个字,这是唯一一家藏汉文招牌的店子,其余的招牌都是藏文加汉文两种。这种理发店在内地的20世纪80年代随处可见,不同的是门的右上方插着一面国旗。

“十里香藏餐餐馆”,陈旧且不上油漆的木门,左边一块花毡帘,招牌和毡帘差不多长,右上方一面国旗和一个像绑着纱布的音响。

西藏的民房基本上都会插面国旗,或屋顶,或门上。

一栋漂亮的小楼,二楼的窗台上摆放着好多漂亮的花盆。小楼的左角三头牛,白色的头和脚,其余部位全黑。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属于它们的牛栏,但此时它们就那么悠闲地或坐或站在小楼前。来西藏,见到很多牛,也见到很多牛屎,几乎一不小心就会踩到。

与我们同时进入“雪莲姐妹茶馆”的,还有五名藏民,四位奶奶和一个孩子。她们也是来喝茶的。酥油茶,按磅收钱,一磅5元。我们点了三磅,三磅就一个小开水瓶那么多。藏民的生活很悠闲,他们不讲究穿,不讲究吃住,没事就到茶馆喝喝酥油茶,聊聊天。

酥油茶,由酥油和浓茶制作而成,有点咸也有点腥,我喝不太习惯。但对于喝茶的这种慢生活,我很享受。老板娘端来一杯貌似黑豆的野果粒让我们免费品尝,吃不出味道,但据说这种西藏山上独有的野果,10元钱一酒盏,还蛮珍贵。本来就只有黑豆大小,里面的核还很大,我们想将核吐出来时,老板娘表示,核吞进去可以清洗胃,使胃里的杂物排出来。也不知有没有这个作用,反正我们吞不下,只能吐了。

喝茶,就是一个过程,在西藏,喝酥油茶,更是一个聊天的过程。我们喝点酥油茶,聊聊天,聊天的不高兴的天。

西藏的雨,说下就下,刚才还艳阳高照,转眼就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。幸亏带了雨伞,但偶有雨丝飘到身上,冰凉冰凉的。

秋,是带有火字的,应该热情。立秋这天,我们来喝酥油茶,明天来喝甜茶,这些都比较适合慢性子的人。